北史/卷09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九十五 ◄

北史
卷九十六 列傳第八十四

► 卷九十七

氐 吐谷渾 宕昌 鄧至 白蘭 党項 附國 稽胡

氐

氐者，西夷之別種，號曰白馬。三代之際，蓋自有君長，而世一朝見，故《詩》稱「自彼氐、羌，莫敢不來王」也。秦、漢以來，世居岐、隴以南，漢川以西，自立豪帥。漢武帝遣中郎將郭昌、衛廣滅之，以其地為武都郡。自汧、渭抵于巴、蜀，種類實繁，或謂之白氐，或謂之故氐，各有侯王，受中國封拜。

漢建安中，有楊騰者，為部落大帥。騰勇健多計略，始徙居仇池，方百頃，因以為號。四面鬥絕，高七里餘，蟠道三十六回，其上有豐水泉，煮土成鹽。騰後有名千萬者，魏拜為百頃氐王。

千萬孫名飛龍，漸強盛，晉武帝假平西將軍。無子，養外甥令狐茂搜為子。惠帝元康中，茂搜自號輔國將軍、右賢王，群氐推以為王。關中人士流移者，多依之。湣帝以為驃騎將軍、左賢王。茂搜死，子難敵統位，與弟堅頭分部曲。難敵自號左賢王，屯下辨；堅頭號右賢王，屯河池。難敵死，子毅立。自號使持節、龍驤將軍、左賢王、下辨公；以堅頭子盤為使持節、冠軍將軍、右賢王、河池公。臣晉，晉以毅為征南將軍。

三年，毅族兄初襲殺毅，並有其眾，自立為仇池公。臣于石季龍，後稱蕃于晉。永和十

年，改初為天水公。十一年，毅小弟宋奴使姑子梁三王因侍直手刃殺初，初子國率左右誅三王及宋奴，復自立為仇池公。桓溫表國為秦州刺史，國子安為武都太守。

十二年，國從叔俊復殺國自立。國子安叛苻生，殺俊，復稱蕃于晉。死，子世自立為仇池公。晉太和三年，以世為秦州刺史，弟統為武都太守。世死，統廢世子纂自立。統一名德。纂聚黨襲殺統，自立為仇池公，遣使詣簡文帝。以纂為秦州刺史。晉咸安元年，苻堅遣楊安伐纂，克之，徙其人於關中，空百頃於地。

宋奴之死，二子佛奴、佛狗逃奔苻堅，堅以女妻佛奴子定，拜為尚書、領軍。苻堅之敗，關右擾亂，定盡力於堅。堅死，乃率眾奔隴右，徙居曆城，去仇池百二十里，置食儲於百頃。招夷夏得千餘家，自稱龍驤將軍、仇池公，稱蕃于晉。孝武即以其自號假之，後以為秦州刺史。登國四年，遂有秦州之地，號隴西王。後為乞佛乾歸所殺，無子。

佛狗子盛，先為監國守仇池，乃統事，自號征西將軍、秦州刺史、仇池公。諡定為武王。分諸氐、羌為二十部護軍，各為鎮戍，不置郡縣。遂有漢中之地，仍稱蕃于晉。天興初，遣使朝貢，詔以盛為征南大將軍、仇池王。隔礙姚興，不得歲通貢使。盛以兄子撫為平南將軍、梁州刺史，守漢中。宋永初中，宋武帝封盛為武都王。盛死，私諡曰惠文王。子玄統位。

玄字黃眉，號征西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雖蕃于宋，仍奉晉義熙之號。後始用宋元嘉正朔。初，盛謂玄曰：「吾年已老，當終為晉臣，汝善事宋帝。」故玄奉焉。玄善於待士，為流舊所懷。始光四年，太武遣大鴻臚公孫軌拜玄為征南大將軍、督梁州刺史、南秦王。玄上表請比內蕃，許之。玄死，私諡孝昭王。子保宗統位。

初，玄臨終謂弟難當曰：「今境候未甯，方須撫慰，保宗沖昧，吾授卿國事，其無墜先勳。」難當固辭，請立保宗以輔之。保宗既立，難當妻姚氏謂難當曰：「國險，宜立長君，反事孺子，非久計。」難當從之，廢保宗而自立，稱蕃于宋。難當拜保宗為鎮南將軍，鎮石昌；以次子順為鎮東將軍、秦州刺史，守上邽。保宗謀襲難當，事泄，被系。先是，四方流人以仇池豐實，多往依附。流人有許穆之、郝悗之二人投難當，並改姓為司馬，穆之自雲名飛龍，悗之自雲名康之，雲是晉室近戚。康之尋為人所殺。時宋梁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理，宋文帝遣刺史蕭思話代任。難當以思話未至，遣將舉兵襲梁州，破白馬，遂有漢中之地。尋而思話使其司馬蕭承之先驅進討，所向克捷，遂平梁州。因又附宋。難當後釋保宗，遣鎮董亭。保宗與兄保顯歸京師，太武拜保宗征南大將軍、秦

州牧、武都王，尚公主；保顯為鎮西將軍、晉壽公。後遣大鴻臚崔頤拜難當為征南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領護西羌校尉、秦梁二州牧、南秦王。

難當後自立為大秦王，號年曰建義，立妻為王后，世子為太子，置百官具擬天朝。然猶貢獻于宋不絕。尋而其國大旱，多災異，降大秦王復為武都王。太延初，難當立鎮上邽。太武遣車騎大將軍、樂平王丕等督河西、高平諸軍取上邽，又詔喻難當，奉詔攝守。尋而傾國南寇，規有蜀土，襲宋益州，攻涪城，又伐巴西，獲雍州流人七千餘家，還于仇池。宋文帝怒，遣將裴方明等伐之。難當為方明所敗，棄仇池，與千餘騎奔上邽。太武遣中山王辰迎之赴行宮。方明既克仇池，以保宗弟保熾守之，河間公齊擊走之。

先是，詔保宗鎮上邽，又詔鎮駱穀，復其本國。保宗弟文德先逃氐中，乃說保宗令叛。事泄，齊執保宗送京師，詔難當殺之。氐、羌立文德，屯于濁水。文德自號征西將軍、秦河梁三州牧、仇池公，求援于宋，封文德為武都王，遣偏將房亮之等助之。齊逆擊，禽亮之。文德奔守葭蘆，武都、陰平氐多歸之。詔淮陽公皮豹子等率諸軍討文德，走漢中，收其妻子、僚屬、資糧。及保宗妻公主送京師，賜死。初，公主勸保宗反，人問曰：「背父母之邦若何？」公主曰：「禮，婦人外成，因夫而榮。事立，據守一方，我亦一國之母，豈比小縣之主？」以此得罪。

文成時，拜難當營州刺史，還為外都大官。卒，謚曰忠。子和，隨父歸魏，別賜爵仇池公。子德子襲難當爵，早卒。子小眼襲，例降為公，拜天水太守，卒。子大眼，別有傳。小眼子公熙襲爵。正光中，尚書右丞張普惠為行台，送租于南秦、東益，普惠啟公熙俱行。至南秦，以氐反不得進，遣公熙先慰氐。東益州刺史魏子建以公熙險薄，密令訪察，公熙果有潛謀，將為叛亂。子建仍報普惠，令其攝錄。普惠急追公熙，公熙竟不肯赴，東出漢中。普惠表列其事，公熙大行賄賂，終得免罪。後為假節、別將，與都督元志同守岐州，為秦賊莫折天生所虜，死于秦州。

文德後自漢中入統汧、隴，遂有陰平、武興之地。後為宋荊州刺史劉義宣所殺。

保宗之執也，子元和奔宋，以為武都、白水太守。元和據城歸順，文成嘉之，拜征南大將軍、武都王，內徙京師。

元和從叔僧嗣復自稱武都王于葭蘆。僧嗣死，從弟文度自立為武興王，遣使歸順。獻文授文度武興鎮將，既而復叛。孝文初，征西將軍皮歡喜攻葭蘆破之，斬文度首。

文度弟弘，小名鼠，名犯獻文廟諱，以小名稱。鼠自為武興王，遣使奉表謝罪，貢其方物，孝文納之。鼠遣子狗奴入侍，拜鼠都督、南秦州刺史、征西將軍、西戎校尉、武都王。鼠死，從子後起統位，孝文復以鼠爵授之。鼠子集始為白水太守。後起死，以集始為征西將軍、武都王。集始復朝于京師，拜都督、南秦州刺史、安南大將軍、領護南蠻校尉、漢中郡侯、武興王，賜以車旗、戎馬、錦彩、繒纊。尋還武興，進號鎮南將軍，加督寧、湘五州諸軍事。後仇池鎮將楊靈珍襲破武興，集始遂入齊。景明初，集始來降，還授爵位，歸守武興。死，子紹先立，拜都督、南秦州刺史、征虜將軍、漢中郡公、武興王，贈集始車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諡安王。

紹先年幼，委事二叔集起、集義。夏侯道遷以漢中歸順也，梁白馬戍主尹天保率眾圍之。道遷求援於集起、集義，二人貪保邊蕃，不欲救之。唯集始弟集朗心願立功。率眾破天保，全漢川，朗之力也。集義見梁、益既定，恐武興不得久為外藩，遂扇動諸氐，推紹先僭稱大號，集起、集義並稱王，外引梁為援。安西將軍邢巒遣建武將軍傅豎眼攻武興克之，執紹先，送于京師，遂滅其國，以為武興鎮，復改鎮為東益州。

前後鎮將唐法樂、刺史杜纂、邢豹以威惠失衷，氐豪仇石柱等相率反叛，朝廷以西南為憂。正光中，詔魏子建為刺史，以恩信招撫，風化大行，遠近款附，如內地焉。後唐永代子建為州，未幾，氐人悉反。永棄城東走，自此復為氐地。

魏末，天下亂，紹先奔還武興，復自立為王。周文定秦、隴，紹先稱藩，送妻子為質。大統元年，紹先請其女妻，周文奏魏帝許之。紹先死，子辟邪立。

四年，南岐州氐苻壽反，攻陷武都，自號太白王，詔大都督侯莫陳順與渭州刺史長孫澄討降之。九年，清水氐酋李鼠仁據地作亂，氐帥梁道顯叛，攻南由，周文遣典簽趙昶慰諭之，鼠仁等相繼歸附。十一年，于武興置東益州，以辟邪為刺史。十五年，安夷氐復叛。趙昶時為郡守，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，乃定。於是以昶行南秦州事。氐帥蓋鬧等作亂，鬧據北穀，其黨西結宕昌羌獠甘，共推蓋鬧為主。昶分道遣使，宣示禍福，然後出兵討之。擒蓋鬧，散其餘黨。興州叛氐復侵逼南岐州，刺史叱羅協遣使告急，昶赴救，又大破之。先是，氐酋楊法深據陰平自稱王，亦盛之苗裔也。魏孝昌中，舉眾內附，自是職貢不絕。廢帝元年，以深為黎州刺史。二年，楊辟邪據州反，群氐復與同逆。詔叱羅協與趙昶討平之。周文乃以大將軍宇文貴為大都督、興州刺史。貴威名先著，群氐頗畏服之。來歲，楊法深從尉遲迥平蜀，軍回，法深尋與其宗人楊崇集、楊陳侳各擁其眾，

遞相攻討。趙昶時督成、武、沙三州諸軍事，遣使和解之。法深等從命，乃分其部落，更置州郡以處之。

恭帝末，武興氐反，圍利州，鳳州固道氐魏天王等亦聚眾回應，大將軍豆盧甯等討平之。周明帝時，興州人段吒及下辯、柏樹二縣人反，相率破蘭皋戍。氐酋薑多復率廚中氐屬攻陷落叢郡以應之。趙昶討平二縣，並斬段吒。而陰平、葭蘆氐復往往屯聚，與廚中相應。昶乃簡精騎，出其不意，徑入廚中，至大竹坪，連破七柵，誅其渠帥，二郡並降。及昶還，廚中生氐，復為寇掠。昶又遣儀同劉崇義、宇文琦入廚中討之，於是群氐並平。

及王謙舉兵，沙州氐帥開府楊永安又據州應謙，大將軍達奚儒討平之。

吐谷渾

吐谷渾，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子也。涉歸一名弈洛韓，有二子，庶長曰吐谷渾，少曰若洛廆。涉歸死，若洛廆代統部落，是為慕容氏。涉歸之在也，分戶七百以給吐谷渾，與若洛廆二部。馬鬥相傷，若洛廆怒，遣入謂吐谷渾曰：「先公處分，與兄異部，何不相遠，而馬鬥相傷？」吐谷渾曰：「馬食草飲水，春氣發動，所以鬥，鬥在馬，而怒及人，乖別甚易，今當去汝萬里外！」若洛廆悔，遣舊老及長史七那樓謝之。吐谷渾曰：「我乃祖以來，樹德遼右，先公之世，卜筮之言云：'有二子，當享福祚，並流子孫。'我是卑庶，理無並大。今以馬致怒，殆天所啟。諸君試驅馬令東，馬若還東，我當隨去。」即令從騎擁馬令回，數百步，欻然悲鳴，突走而西，聲若頹山，如是者十餘輩，一回一迷。樓力屈，乃跪曰：「可汗，此非復人事！」渾謂其部落曰：「我兄弟子孫並應昌盛，廆當傳子及曾玄孫，其間可百餘年；我乃玄孫間始當顯耳。」於是遂西附陰山，後假道上隴。若洛廆追思吐谷渾，作《阿於歌》徒河以兄為阿于也。子孫僭號，以此歌為輦後鼓吹大曲。

吐谷渾遂從上隴，止於枹罕。自枹罕暨甘松，南界昂城、隴涸，從洮水西南極白蘭，數千里中，逐水草，廬帳而居，以肉酪為糧。西北諸雜種謂之阿柴虜。

吐谷渾死，有子六十人。長子吐延，身長七尺八寸，勇力過人，性刻暴。為昂城羌酋姜聰所刺，劍猶在體，呼子葉延語其大將絕拔泥曰：「吾氣絕，棺斂訖，便速去保白蘭。地既險遠，又土俗懦弱，易控禦。葉延小兒，欲授餘人，恐倉卒終不能相制。今以葉延付汝，竭股肱之力以輔之，孺子得立，吾無恨也。」抽劍而死。有子十二人。

葉延少而勇果，年十歲，縛草為人，號曰姜聰，每旦輒射之，射中則嗥叫泣涕。其母曰：「仇賊諸將已屠膾之，汝年小，何煩朝朝自苦！」葉延嗚咽若不自勝，答母曰：「誠知無益，然罔極之心，不勝其痛。」性至孝，母病，母三日不食，葉延亦不食。頗視書傳，自謂曾祖弈洛韓始封昌黎公，吾為公孫之子，案《禮》，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，遂以吐谷渾為氏焉。

葉延死，子碎奚立。性淳謹，三弟專權，碎奚不能制，諸大將共誅之。奚憂哀不復攝事，遂立子視連為世子，委之事。號曰莫賀郎，華言父也。奚遂以憂死。視連立，以父憂思，不遊娛酣宴。十五年死，弟視羆立。死，子樹洛幹等並幼，弟烏紇提立，而妻樹洛幹母，生二子慕瓚、慕利延。烏紇提一名大孩，死，樹洛幹立，自號車騎將軍。是歲，晉義熙初也。樹洛幹死，弟阿豺立，自號驃騎將軍、沙州刺史。部內有黃沙，周回數百里，不生草木，因號沙州。阿豺兼併氐、羌，地方數千里，號為強國。升西強山，觀墊江源，問於群僚曰：「此水東流，更有何名？由何郡國入何水也？」其長史曾和曰：「此水經仇池，過晉壽，出宕渠始號墊江，至巴郡入江，度廣陵入於海。」阿豺曰：「水尚知歸，吾雖塞表小國，而獨無所歸乎！」遣使通宋，獻其方物。宋少帝封為澆河公。未及拜受，宋文帝元嘉三年，又加除命。又將遣使朝貢，會暴病，臨死召諸子弟告之曰：「先公車騎舍其子虔，以大業屬吾，豈敢忘先公之舉而私於緯代！其以慕瓚繼事。」阿豺有子二十人，緯代長子也。阿豺又謂曰：「汝等各奉吾一隻箭，將玩之地下。」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：「汝取一隻箭折之。」慕利延折之。曰：「汝取十九隻箭折之。」慕延不能折。阿豺曰：「汝曹知不？單者易折，眾則難摧，戮力一心，然後社稷可固。」言終而死。慕瓚立。

先是，阿豺時，宋命竟未至而死。慕瓚又奉表通宋，宋文帝又授隴西公。慕瓚招集秦、涼亡業之人，及羌戎雜夷眾至五六百落，南通蜀、漢，北交涼州、赫連，部眾轉盛。太武時，慕瓚始遣其侍郎謝大寧奉表歸魏。尋討禽赫連定，送之京師。太武嘉之，遣使者策拜慕瓚為大將軍、西秦王。

慕瓚表曰：「臣誠庸弱，敢竭精款，俘擒僭逆，獻捷王府，爵秩雖崇，而土不增廓，車旗既飾，而財不周賞，願垂鑒察，亮基單款。臣頃接寇逆，疆境之人，為賊所抄，流轉東下，今皇化混一，求還鄉土。乞佛曰連、窟略寒、張華等三人家弱在此，分乖可湣，願並敕遣，使恩洽遐荒，存亡感戴。」

太武詔公卿朝堂會，議答施行。太尉長孫嵩及議郎、博士二百七十九人議曰：

「前者有司所處，以為秦王荒外之君，本非政教所及，來則受之，去則不禁。皇威遠被，西秦王慕義畏威，稱臣納貢，求受爵號。議者以為古者要荒之君，雖人土眾廣，而爵不擬華夏。陛下加寵王官，乃越常分，容飾車旗，班同上國。至於繒絮多少，舊典所無，皆當臨時以制豐寡。自漢、魏以來，撫綏遐荒，頗有故事。呂後遺單于御車二乘、馬二駟，單于答馬千匹。其後匈奴和親，敵國，遺繒絮不過數百；呼韓邪稱臣，身自入朝，始乃至萬匹。今西秦王若以土無桑蠶，便當上請，不得言財不周賞也。周室衰微，齊侯小白一匡天下，有賜胙之命，無益土之賞。晉侯重耳破楚城濮，唯受南陽之田，為朝宿之邑。西秦所致，唯定而已。塞外之人，因時乘便，侵入秦、涼，未有經略拓境之勳，爵登上國，統秦、涼、河、沙四州之地，而雲土不增廓。比聖朝于弱周，而自同於五霸，無厭之情，其可極乎！西秦王忠款于朝廷，原其本情，必不至此。或左右不敕，因致斯累。

檢西秦流人，賊時所抄，悉在蒲阪。今既稱藩，四海咸泰，天下一家，可敕秦州送詣京師，隨後遣還。所請乞佛三人，昔為賓國之使，來在王庭，國破家遷，即為臣妾，可勿聽許。

制曰：「公卿議之，未為失體。西秦王所書金城、枹罕、隴西之地，彼自取之，朕即與之，便是裂土，何須復廓？西秦款至，綿絹隨使疏數增益之，非一匹而已。」自是，慕璝貢獻頗簡。又通于宋，宋文封為隴西王。

太延二年，慕璝死，弟慕利延立。詔遣使者策諡慕璝曰惠王。後拜慕利延鎮西大將軍、儀同三司，改封西平王；以慕璝子元緒為撫軍將軍。時慕利延又通宋，宋封為河南王。太武征涼州，慕利延懼，遂率其部人，西遁沙漠。太武以利延兄有禽赫連定之功，遣使宣喻之，乃還。後慕利延遣使表謝，書奏，乃下詔褒獎之。

慕利延兄子緯代懼慕利延害已，與使者謀欲自歸，慕利延覺而殺之。緯代弟叱力延等八人逃歸京師，請兵討慕利延。太武拜叱力延歸義王，詔晉王伏羅率諸將討之。軍至大母橋，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西，伏羅遣將追擊之，斬首五千餘級。慕利延走白蘭，慕利延從弟伏念、長史孚呁鳩黎、部大崇娥等率眾一萬三千落歸降。後復遣征西將軍、高涼王那等討之于白蘭。慕利延遂入于闐國，殺其王，死者數萬人。南征罽賓。遣使通宋求援，獻烏丸帽、女國金酒器、胡王金釧等物，宋文帝賜以牽車。七年，遂還舊土。

慕利延死，樹洛幹子拾寅立。始邑于伏羅川，其居止出入，竊擬王者。拾寅奉修貢職，受魏正朔；又受宋封爵，號河南王。太武遣使拜為鎮西大將軍、沙州刺史、西平王。後拾寅自恃險遠，頗不恭命。通使于宋，獻善馬、四角羊，宋明帝加之官號。

文成時，定陽侯曹安表拾寅今保白蘭，多有金銀、牛馬，若擊之，可以大獲。議者咸以先帝忿拾寅兄弟不睦，使晉王伏羅、高涼王那再征之，竟無多克，拾寅雖復遠遁，軍亦疲勞。今在白蘭，不犯王塞，不為人患，非國家之所急也。若遣使招慰，必求為臣妾，可不勞而定也。王者之於四荒，羈縻而已，何必屠其國，有其地。安曰：「臣昔為澆河戍將，與之相近，明其意勢。若分軍出其左右，拾寅必走保南山，不過十日，牛馬草盡，人無所食，眾必潰叛，可一舉而定也。」從之。詔陽平王新成、建安王穆六頭等出南道，南郡公李惠、給事中公孫拔及安出北道以討之。拾寅走南山，諸軍濟河追之。時軍多病，諸將議賊已遠遁，軍容已振，今驅疲病之卒，要難冀之功，不亦過乎？眾以為然，乃引還，獲駝馬二十餘萬。

獻文復詔上党王長孫觀等率州郡兵討拾寅。軍至曼頭山，拾寅來逆戰，觀等縱兵擊敗之，拾寅宵遁。於是思悔復蕃職，遣別駕康盤龍奉表朝貢。獻文幽之，不報其使。拾寅部落大饑，屢寇澆河。詔平西將軍、廣川公皮歡喜率敦煌、涼州、枹罕、高平諸軍為前鋒，司空、上党王長孫觀為大都督以討之。觀等軍入拾寅境，芻其秋稼。拾寅窘怖，遣子詣軍，表求改過，觀等以聞。獻文以重勞將士，乃下詔切責之，征其任子。拾寅遣子斤入侍，獻文尋遣斤還。拾寅後復擾掠邊人，遣其將良利守洮陽，枹罕所統也。枹罕鎮將、西郡公楊鍾葵貽拾寅書以責之。拾寅表曰：「奉詔，聽臣還舊土，故遣良利守洮陽。若不追前恩，求令洮陽貢其土物。」辭旨懇切，獻文許之，自是歲修職貢。

太和五年，拾寅死，子度易侯立。遣其侍郎時真貢方物，提上表稱嗣事。後度易侯伐宕昌，詔讓之，賜錦彩一百二十匹，喻令悛改；所掠宕昌口累，部送時還。易侯並奉詔。死。

子伏連籌立。孝文欲令入朝，表稱疾病，輒修洮陽、泥和城而置戍焉。文明太后崩，使人告凶，伏連籌拜命不恭。有司請伐之，孝文不許。群臣以其受詔不敬，不宜納所獻。帝曰：「拜受失禮，乃可加以詰責。所獻土毛，乃是臣之常道。杜棄所獻，便是絕之，縱欲改悔，其路無由矣。」詔曰：「朕在哀疚之中，未存征討。而去春枹罕表取其洮陽、泥和二戍，時以此既邊將之常，即便聽許。及偏師致討，二戍望風請降，執訊二千餘人，

又得婦女九百口。子婦可悉還之。」伏連籌乃遣世子賀魯頭朝于京師。禮錫有加，拜伏連籌使持節、都督西垂諸軍事、征西將軍、領護西戎中郎將、西海郡開國公、吐谷渾王，麾旗章綬之飾，皆備給之。

後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于伏連籌。謂禮曰：「昔與宕昌通和，恆見稱大王，己則自有興動，殊違臣節。當發之日，宰輔以為君若返迷知罪，則克保蕃業；脫守愚不改，則禍難將至。」伏連籌遂默然。及孝文崩，遣使赴哀，盡其誠敬。

伏連籌內修職貢，外並戎狄，塞表之中，號為強富。准擬天朝，樹置官司，稱制諸國，以自誇大。宣武初，詔責之曰：「梁州表送卿報宕昌書。梁彌邕與卿並為邊附，語其國則鄰藩，論其位則同列，而稱書為表，名報為旨。有司以國常刑，殷勤請討。朕慮險遠多虞，輕相構惑，故先宣此意，善自三思。」伏連籌上表自申，辭誠懇至。終宣武世至於正光，氂牛、蜀馬及西南之珍，無歲不至。後秦州城人莫折念生反，河西路絕。涼州城人萬於菩提等東應念生，囚刺史宋穎。穎密遣求援于伏連籌，伏連籌親率大眾救之，遂獲保全。自爾以後，關徼不通，貢獻遂絕。

伏連籌死，子誇呂立，始自號為可汗。居伏俟城，在青海西十五里。雖有城郭而不居，恆處穹廬，隨水草畜牧。其地，東西三千里，南北千餘里。官有王、公、僕射、尚書及郎中、將軍之號。誇呂椎髻毦珠，以皁為帽，坐金獅子床。號其妻為母尊，衣織成裙，披錦大袍，辮髮於後，首戴金花冠。

其俗：丈夫衣服略同于華夏，多以羅冪為冠，亦以繒為帽；婦人皆貫珠貝，束發，以多為貴。兵器有弓、刀甲、鞘。國無常賦，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焉。其刑罰：殺人及盜馬，死；餘則征物以贖罪，亦量事決杖。刑人必以氈蒙頭，持石從高擊之。父兄死，妻後母及嫂等，與突厥俗同。至於婚，貧不能備財者，輒盜女去。死者亦皆埋殯，其服制，葬訖則除之。性貪婪，忍於殺害。好射獵，以肉酪為糧。亦知種田，有大麥、粟、豆。然其北界氣候多寒，唯得蕪青、大麥，故其俗貧多富少。青海周回千餘里，海內有小山。每冬冰合後，以良牝馬置此山，至來春收之，馬皆有孕，所生得駒，號為龍種，必多駿異。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，放入海，因生驄駒，能日行千里，世傳青海驄者也。土出ＢＸ牛、馬、騾，多鸚鵡，饒銅、鐵、硃砂。地兼鄯善、且末。

興和中，齊神武作相，招懷荒遠，蠕蠕既附于國，誇呂遣使致敬。神武喻以大義，征其朝貢，誇呂乃遣使人趙吐骨真假道蠕蠕，頻來東魏。又薦其從妹，靜帝納以為嬪。遣員

外散騎常侍傅靈櫛使于其國。誇呂又請婚，乃以濟南王匡孫女為廣樂公主以妻之。此後朝貢不絕。

西魏大統初，周文遣儀同潘濬喻以逆順之理，於是誇呂再遣使獻能舞馬及羊、牛等。然寇抄不已，緣邊多被其害。廢帝二年，周文勒大兵至姑臧，誇呂震懼，使貢方物。是歲，誇呂又通使于齊。涼州刺史史甯覘知其還，襲之於州西赤泉，獲其僕射乞伏觸狀、將軍翟潘密，商胡二百四十人，駝騾六百頭，雜彩絲絹以萬計。恭帝三年，史寧又與突厥木杆可汗襲擊誇呂，破之，虜其妻子，獲珍物及雜畜。武成初，誇呂復寇涼州，刺史是雲寶戰沒。賀蘭祥、宇文貴率兵討之，誇呂遣其廣定王、鍾留王拒戰。祥等破之，廣定等遁走。又拔其洮陽、洪和二城，置洮州而還。保定中，誇呂前後三輩遣使獻方物。天和初，其龍涸王莫昌率來降，以其地為扶州。二年五月，復遣使來獻。建德五年，其國大亂，武帝詔皇太子征之。軍至伏俟城，誇呂遁走，虜其餘眾而還。明年，又再遣使奉獻。宣政初，其趙王他婁屯來降。自是，朝獻遂絕。

及隋開皇初，侵弘州，地曠人梗，廢之。遣上柱國元諧率步騎數萬擊之。賊悉發國中，自曼頭至樹敦，甲騎不絕。其所署河西總管定城王鐘利房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後來拒戰，諧頻破之。誇呂大懼，率親兵遠遁，其名王十三人召率部落而降。上以其高甯王移茲裒素得眾心，拜大將軍，封河南王，以統降眾。自餘官賞各有差。未幾，復來寇邊，州刺史皮子信拒戰死之。汶州總管梁遠以銳卒擊之，乃奔退。俄而入寇廓州，州兵擊走之。

誇呂在位百年，屢因喜怒廢殺太子。其後太子懼殺，遂謀執誇呂而降，請兵于邊吏。秦州總管河間王計應之，上不許。太子謀泄，為其父所殺。復立少子嵬王訶為太子。疊州刺史杜祭請因其釁討之，上又不許。六年，嵬王訶復懼父誅，謀歸國，請兵迎接。上謂其使者曰：「溥天之下，皆是朕臣妾，各為善事，即朕稱心。嵬王既有好意，欲來投服，唯教嵬王為臣子法，不可遠遣兵馬，助為惡事。」嵬王乃止。八年，其名王拓拔木彌請以千餘家歸化。上曰：「叛天背父，何可收納！又其本意，正自避死，若今違拒，又復不仁。若有音信，宜遣慰撫，任其自拔，不須出兵馬應接。其妹夫及甥欲來，亦任其意，不勞勸誘也。」是歲，河南王移茲裒死，文帝令其弟樹歸襲統其眾。平陳之後，誇呂大懼，逃遁險遠，不敢為寇。

十一年，誇呂卒，子世伏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，並獻方物，請以女備後庭。上謂無素曰：「若依來請，他國便當相學，一許一塞，是謂不平。若並許之，又非好法。」竟不許。十一年，遣刑部尚書宇文弼撫慰之。十六年，以光化公主妻世伏，上表稱公主為天

后，上不許。

明年，其國大亂，國人殺世伏，立其弟伏允為主。使陳廢立事，並謝專命罪，且請依俗尚主，上從之。自是朝貢歲至，而常訪國家消息，上甚惡之。煬帝即位，伏允遣子順來朝。時鐵勒犯塞，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禦之，戰不利。鐵勒遣使謝罪請降，帝遣黃門侍郎裴矩慰撫之，諷令擊吐谷渾以自效。鐵勒即勒兵襲破吐谷渾，伏允東走，保西平境。帝復令觀德王雄出澆河，許公宇文述出西平掩之，大破其眾。伏允遁逃於山谷間，其故地皆空。自西平臨羌城以西，且末以東，祁連以南，雪山以北，東西四千里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。置郡、縣、鎮、戍，發天下輕罪徙居之。於是留順不之遣。伏允無以自資，率其徒數千騎，客於党項。帝立順為主，送出玉門，令統餘眾，以其大寶王泥洛周為輔。至西平，其部下殺洛周，順不果入而還。

大業末，天下亂，伏允復其故地，屢寇河右，郡縣不能制。

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，國有屈海，海周回千餘里。眾有萬落，風俗與吐谷渾同。然不識五穀，唯食魚及蘇子。蘇子狀若中國枸郤巳子，或赤或黑。

有契翰一部，風俗亦同，特多狼。

白蘭山西北，又有可蘭國，風俗亦同。目不識五色，耳不聞五聲，是夷蠻戎狄之中丑類也。土無所出，直大養群畜，而戶落亦可萬餘人。頑弱不知鬥戰，忽見異人，舉國便走。性如野獸，體輕工走，逐不可得。

白蘭西南二千五百里，隔大嶺，又度四十里海，有女王國。人庶萬餘落，風俗土著，宜桑麻，熟五穀，以女為王，故因號焉。譯使不至，其傳亦然。

宕日

宕昌羌者，其先蓋三苗之胤。周時與庸、蜀、微、盧等八國從武王滅商。漢有先零、燒當等，世為邊患。其地東接中華，西通西域，南北數千里。姓別自為部落，酋帥皆有地分，不相統攝，宕昌即其一也。俗皆土著，居有屋宇。其屋，織氂牛尾及羖羊毛覆之。國無法令，又無徭賦。唯戰伐之時，乃相屯聚；不然，則各事生業，不相往來。皆衣裘褐，牧養氂牛、羊、豕以供其食。父子、伯叔、兄弟死者，即以繼母、世叔母及嫂、弟

婦等為妻。俗無文字，但候草木榮落，記其歲時。三年一相聚，殺牛、羊以祭天。

有梁勤者，世為酋帥，得羌豪心，乃自稱王焉。勤孫彌忽，太武初，遣子彌黃奉表求內附。太武嘉之，遣使拜彌忽為宕昌王，賜彌黃爵甘松侯。彌忽死，孫彪子立。其地自仇池以西，東西千里；席水以南，南北八百里。地多山阜，人二萬餘落。世修職貢，頗為吐谷渾所斷絕。彪子死，彌治立。彪子弟羊子先奔吐谷渾，遣兵送羊子，欲奪彌治位。彌治遣使請救，獻文詔武都鎮將宇文生救之，羊子退走。彌治死，子彌機立，遣其司馬利柱奉表貢方物。楊文度之叛，圍武都，彌機遣其二兄率眾救武都，破走文度。孝文時，遣使子橋表貢硃沙、雄黃、白石膽各一百斤。自此後，歲以為常，朝貢相繼。後孝文遣鴻臚劉歸、謁者張察拜彌機征南大將軍、西戎校尉、梁益二州牧、河南公、宕昌王。以助之。

鄧至

鄧至者，白水羌也，世為羌豪，因地名號，自稱鄧至。其地自亭街以東，平武以西，汶嶺以北，宕昌以南，士風習俗，亦與宕昌同。其王像舒治遣使內附，高祖拜龍驤將軍、鄧至王，遣貢不絕。周文命章武公導率兵送之。

鄧至之西有赫羊國。初，其部內有一羊，形甚大，色至鮮赤，故因為國名。

又有東亭衛、大赤水、寒宕、石河、薄陵、下習山、倉驤、覃水等諸羌國，風俗粗獷，與鄧至國不同焉。亦時遣貢使，朝廷納之，皆假之以雜號將軍，子、男、渠帥之名。

白蘭

白蘭者，羌之別種也。其地東北接吐谷渾，西北利摸徒，南界那鄂。風俗物產，與宕昌略同。周保定元年，遣使獻犀甲、鐵鎧。

党項

党項羌者，三苗之後也。其種有宕昌、白狼，皆自稱獼猴種。東接臨洮、西平，西拒葉護，南北數千里，處山谷間。每姓別為部落，大者五千餘騎，小者千餘騎。織ＢＸ牛尾及醾惣毛為屋，服裘褐，披氈為上飾。俗尚武力，無法令，各為生業，有戰陣則屯聚，

無徭役，不相往來。養ＢＸ牛、羊、豬以供食，不知稼穡。其俗淫穢蒸報，于諸夷中為甚。無文字，但候草木以記歲時。三年一聚會，殺牛羊以祭天。人年八十以上死者，以為令終，親戚不哭；少死者，則雲夭枉，共悲哭之。有琵琶、橫吹，擊缶為節。

魏、周之際，數來擾邊。隋文帝為丞相時，中原多故，因此大為寇掠。蔣公梁睿既平王謙，請因還師討之。開皇元年，有千餘家歸化。五年，拓拔甯叢等各率眾詣旭州內附，授大將軍，其部下各有等差。十六年，復寇會州，詔發隴西兵討之，大破其眾，人相率降，遣子弟入謝罪。帝謂曰：「還語爾父兄，人生須有定居，養老長幼。乃乍還乍走，不羞鄉里邪！」自是朝貢不絕。

附國

附國者，蜀郡西北二千餘里，即漢之西南夷也。有嘉良夷，即其東部，所居種姓自相率領，土俗與附國同，言語少殊。不統一，其人並無姓氏。

附國王字宜縉。其國南北八百里，東西千五百里。無城柵，近川穀，傍山險。俗好復讎，故壘石為巢，以避其患。其巢高至十餘丈，下至五六丈，每級以木隔之，基方三四步，巢上方二三步，狀似浮圖。於下級開小門，從內上通，夜必關閉，以防賊盜。國有重罪者，罰牛。人皆輕捷，便擊劍。漆皮為牟甲，弓長六尺，竹為箭。妻其群母及嫂，兒弟死，父兄亦納其妻。好歌舞，鼓簧，吹長角。有死者，無服制，置屍高床之上，沐浴衣服，被以牟甲，覆以獸皮。子孫不哭，帶甲舞劍而呼云：「我父為鬼所取，我欲報冤殺鬼。」自余親戚，哭三聲而止。婦人哭，必兩手掩面。死家殺牛，親屬以豬酒相遺，共飲栎敢而瘞之。死後一年，方始大葬，必集親賓，殺馬動至數十匹。立木為祖父神而事之。其俗以皮為帽，形圓如缽，或戴冪狖。衣多氈皮裘，全剝牛腳皮為靴。項系鐵鎖，手貫鐵釧。王與酋帥，金為首飾，胸前懸一金花，徑三寸。其土高，氣候涼，多風少雨，宜小麥、青稞。山出金、銀、銅、多白雉。水有嘉魚，長四尺而鱗細。

大業四年，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。明年，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。欲獻良馬，以路險不通。請開山道，修職貢物，煬帝以勞人不許。

嘉良有水闊六七十丈，附國有水闊百餘丈，並南流。用皮為舟而濟。

附國南有薄緣夷，風俗亦同。西有女國。其東北連山綿亙數千里，接於党項。往往有羌，

大小左封、昔衛、葛延、白狗、向人、望族、林台、春桑、利豆、迷桑、婢藥、大硤、白蘭、北利摸徒、那鄂、當迷、渠步、桑悟、千碉，並在深山窮穀，無大君長。其風俗略同於党項，或役屬吐谷渾，或附附國。大業中，朝貢。緣西南邊置諸道總管以管之。

稽胡

稽胡，一曰步落稽，蓋匈奴別種，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。或云山戎赤狄之後。自離石以西，安定以東，方七八百里，居山谷間，種落繁熾。其俗土著，亦知種田，地少桑蠶，多衣麻布。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殯葬，與中夏略同；婦人則多貫蜃貝以為耳頸飾。與華人錯居。其渠帥頗識文字，言語類夷狄，因譯乃通。蹲踞無禮，貪而忍害。俗好淫穢，女尤甚，將嫁之夕，方與淫者敘離，夫氏聞之，以多為貴。既嫁，頗亦防閑，有犯奸者，隨事懲罰。又兄弟死者，皆納其妻。雖分統郡縣，列於編戶，然輕其徭賦，有異華人。山谷阻深者，又未盡役屬，而凶悍恃險，數為寇。

魏孝昌中，有劉蠡升者，居雲陽谷，自稱天子，立年號，署百官。屬魏氏亂，力不能討。蠡升遂分遣部眾抄掠，汾、晉之間，略無寧歲。神武遷鄴後，始密圖之，乃偽許以女妻蠡升太子。蠡升遂遣子詣鄴，齊神武厚禮之，緩以婚期。蠡升既恃和親，不為之備。魏大統元年三月，齊神武襲之，蠡升率輕騎出外徵兵，為其北部王所殺，送于神武。其眾復立蠡升第三子南海王為主，神武滅之，獲其偽主及弟西海王並皇后、夫人、王公以下四百餘人，歸於鄴。

居河西者，多恃險不賓。時周文方與神武爭衡，未遑經略，乃遣黃門侍郎楊[A181]就安撫之。五年，黑水部眾先叛。七年，別帥夏州刺史劉平伏又據上郡反。自是北山諸部，連歲寇暴。周文前後遣于謹、侯莫陳崇、李弼等相繼討平之。

武成初，延州稽胡郝阿保、狼皮率其種人，附于齊氏。阿保自署丞相，狼皮自署柱國，並與其別部劉桑德共為影響。柱國豆盧寧督諸軍擊破之。二年，狼皮等餘黨復叛，詔大將軍韓果討破之。

保定中，離石生胡數寇汾北，勳州刺史韋孝寬於險要築城，置兵糧，以遏其路。及楊忠與突厥伐齊，稽胡等便懷旅拒，不供糧餼。忠乃詐其酋帥，雲與突厥回兵討之，酋帥等懼，乃相率供饋焉。其後丹州、綏州等部內諸胡，與蒲川別帥郝三郎等又頻年逆命，復詔達奚震、辛威、於寔等前後窮討，散其種落。天和二年，延州總管宇文盛率眾城銀川，

稽胡白鬱久同、喬是羅等欲邀襲，盛並討斬之。又破其別帥喬三勿同等。五年，開府劉雄出綏州，巡檢北邊川路。稽胡帥白郎、喬素勿同等度河逆戰，雄復破之。

建德五年，武帝敗齊帥于晉州，乘勝逐北，齊人所棄甲仗，未暇收斂，稽胡乘間竊出，並盜而有之。乃立蠡升孫沒鐸為主，號聖武皇帝，年曰石平。六年，武帝定東夏，將討之，議欲窮其巢穴。齊王憲以為種類既多，又山谷阻絕，王師一舉，未可盡除，且當翦其魁帥，餘加慰撫。帝然之，乃以憲為行軍元帥，督行軍總管趙王招、譙王儉、滕王逌等討之。憲軍次馬邑，乃分道俱進。沒鐸遣其黨天柱守河東，又遣其大帥穆支據河西，規欲分守險要，掎角憲軍。憲命譙王儉擊破之，斬獲千餘級。趙王招又擒沒鐸，眾盡降。宣政元年，汾胡帥劉受羅千復反，越王盛督諸軍討禽之。自是寇盜頗息。

【論】

論曰：氐、羌、吐谷渾等曰殊俗，別處邊陲，考之前代，屢經叛服，窺覘首鼠，蓋其本性。夫無德則叛，有道則伏，先王所述荒服也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